

网络原名《菊领风骚》独家精彩结局，不容错过！

※ 每一段感情都是放不下的牵绊，一切姻缘皆从此开始！
※ 若想坐拥天下美男，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和代价……

独

风骚

DULING FENGSAO
张廉 著

下



起点女生网周推、周点榜、

单章订阅榜长达半年

No.1

的三料冠军！

团结出版社

超过300万网友追文，全网络点击破千万的超人气小说



独领 风骚

张廉
自

下

团结出版社



第二十一章

孽缘再起

“哼。”他邪邪一笑，显然已经从方才的惊慌恢复了镇定，“喜公公荣宠于后宫，外面没有几个大臣认识她，更别说现在她还是个女的。今晚还有不少异国他乡的商旅，他们对天朝少女会更感兴趣些，最好卖给他们。嗯，今晚就处理掉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掸了掸衣衫，迎上我愤恨的目光，妩媚一笑。

冉羽熙！我早晚做了你！



殇尘，又下雪了……

我轻轻扫去他坟前的积雪，仰望依然阴翳的天空，这场雪，下了三天了。春去秋来，转眼又是一年。这一年，我与他们相约，互不相见，只望他们能专心一起扫除内敌，稳固朝纲。

曾经融贯一时，堪比后宫北宫骏琦的喜公公消失了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被软禁，也有人说他失了宠，被关入了冷宫。呵，不管外界对我的传言如何，我想当我再入京城之时，是绝对不会再做公公了。

刘曦说，北宫骏琦的尸身在天火中彻底烧毁，心中不禁深深内疚着。不知北宫蒲玉知道真相后会如何？

站在局外，方知棋局的残酷。还有我的寒珏殿下，他还一直不知北宫骏琦其实是他的生父。

细细的白雪又从天空飘散下来，遥望京城的方向，再过两天就是刘曦十七岁生日。在去年的这天，他正式登基，封刘寒珏为明阳王，封刘箫莫为喜乐王。从此刘

寒珏和刘箫莫搬出了后宫，搬入了那座有着梅林和我房间的王府大宅。

箫莫殿下终于有了自由，他也开始振作，帮助刘寒珏和刘曦。一时间，天朝的几位皇子殿下团结一心。

“簌簌。”身后传来轻轻的踩踏积雪的脚步声，难道是和我一起守墓的张伯？

转身间，却在茫茫飘雪中，看到一席银灰的狐裘，和一顶毛茸茸的与狐裘同色的狐皮帽，还有一根短短的狐狸尾巴垂挂在他左侧的肩膀。

他微微垂着脸，小心看路，显然走得很小心。然后，他抬了抬头，立时，箫莫殿下秀美微尖的瓜子脸，浮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箫莫……殿下……”

“小喜。”他薄而性感的唇微笑扬起，露出洁白整齐的四颗牙齿。他带着卷的睫毛上，还沾染着细细的雪花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在雪花中闪闪发亮。

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后第一个访客会是箫莫殿下？有朋自京城来，不亦乐乎。他跟在我的身后入了皇陵。那满是积雪的小路上，留下我们两排整齐脚印。

张伯给我煮上了酒，放上了菜，笑着离开了。张伯在京城也有亲戚，他该下山过年了。

我为箫莫殿下脱下了沾满白雪的狐裘，他开始环顾我的小屋。

小屋在皇陵的东侧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虽与宫里无法相比，但也是冬暖夏凉。

如今，只比刘曦大几个月的箫莫殿下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少年郎，站在屋中，虽是纤瘦，却挺拔如柳，过腰的长发被那狐皮小帽压住，顺直服帖。

“箫莫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”看了他许久，我走到桌边问。他再次环顾我的房间，露出放心的笑容说：“不错，挺暖和。”他笑着坐下，随手摘下狐狸小帽放到桌边。一个小小的金冠便从帽中露出，扣在他的发髻的顶端。

清酒微热，小小的酒炉给整间屋子又带来几分暖意。

他微笑着看着我说：“我今日离京，所以就来看看你。”

“离京？”没想到今日的见面，却是道别。

“嗯。”他柔柔的目光落在自己随意交握在桌上的手上，“我要为风弟送一封信回他的家族。呵……我能力有限，也只能为他们做那么多了。”

“箫莫殿下，你别这么说……”他在刘曦他们面前，总是有些自卑，但他依然努力克服着。

“风弟虽小，但他已经能给皇上和大皇兄出谋划策，而我……”

“你也不差。”我越过酒炉握住了他的手，他的手有些凉，“你的爱好只是不在

朝政而已。”

他身体微微一怔，我发现他似是有些僵硬，便问：“殿下，你怎么了？”

他从我的手里收回了双手，我也下意识收回手，他笑了笑，“小喜是女孩，现在反倒有些拘谨了。”

我恍然明白，原来是我的关怀，让他有些害羞，真是一个纯良的殿下。不过我现在依然身穿太监服，只是不再裹胸了。

“那殿下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他笑了笑，有些放松，“现在朝局渐渐稳定，大皇兄很快就会来接你。没想到你很快就会是我的皇嫂，真是世事难料。”

脸微微一红，许久没有想到这些事情，他今日突然提起，反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这次送信后，我打算就留在南方。那里戏曲名家很多，听说舞者也是从各国而来，所以，我想留在那里学习，顺便……打探一下师傅的下落。”

我笑了，“殿下，你就开开心心地去追求梦想吧。或许，皇上和寒珏殿下，都希望你能自由，因为，你也是在完成他们的梦想，想无拘无束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自己想做的事，你幸福了，他们也会感到幸福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欣喜地反问，大大的眼睛在烛光中，带出了炽热的火焰。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。你忘了，游历五湖四海一直是寒珏殿下的梦想？”

他笑了，双颊微微带上了酒红，“是啊……”

久久地，我们只是品着淡淡的清酒，享受着外面雪的宁静。

然后，他戴上了狐皮小帽，穿上了那件银灰的狐裘，笑着离开了。

我静静地站在廊檐之下，直到他纤瘦却充满精力的身影，消失在茫茫白雪之中。能够追求梦想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那我的梦想，又是什么……

雪越下越大，抬手接起落下的雪花，晶莹如鹅毛。它在我手心里慢慢消融，不知为何，我忽然变得兴奋，跑到大雪之下，没有风的雪夜，是那么静，那么美，甚至，还带着一种雪的温柔。

闭上双眸，缓缓伸开了双臂，我和他们，一直都在一起，我们是站在同一片天空之下。

“啪！”有什么东西，落在了我身后的雪地之上。我下意识睁开双眼，眼前却忽然出现了一块白色帕巾。

我甚至来不及反应，唇鼻就被那帕巾捂住。当艳香吸入鼻息之时，我便陷入昏迷，脑中只剩下两个字：迷药……

“哗！”忽然面部被一片冰凉刺激，我瞬间惊醒。头痛欲裂之间，说话声渐渐传入双耳。

“人我……绑来了……别忘了……我们……承诺……”是谁？他的声音好遥远，双耳嗡嗡直响，听不清……

“哼！”

“都以为叱咤风云的喜公公死了，没想到她竟然躲在皇陵。”

终于，耳中的嗡嗡消除了，声音变得清晰起来，是一个男人的，他的声音带着一分醉哑。

“他到底醒了没？”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好急躁，好愤怒。

我费力地睁开眼睛，睫毛上沾着冰凉的水珠，眼前的景物还在不断摇晃，这是怎么了？闭上眼再晃了晃脑袋，对了，我被人下了迷药，他们是谁？他们为何要绑我？

“说！”忽然，有人重重扣住了我的下巴，将我的脸用力抬起，“我父亲到底在哪儿？”

头还是有点晕，我皱紧双眉睁开双眼，入眼的竟然北宫骏琦，只是他平日那双温柔的眼睛没有了温暖的目光，那总是似笑非笑的唇角也不再扬起。他凶恶地，愤怒地盯着我，双目咄咄逼人。

“王爷……”我愣愣地看着面前是北宫骏琦，这不是他的脸。他是那么年轻，让我想起了那些画中的少年，或是青年。眼前的北宫骏琦，至多二十岁。

“王爷？哼！”他在我面前冷笑，“你心里还有我父亲吗！枉我父亲如此信任你，你却出卖他？”

“……你……是小王爷……”原来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有轮回的。

“看来不动刑你就不老实说话！”他愤然举起拳头，就要朝我挥来。忽然，一截满是彩蝶的衣袖垂落在我的眼前，扣住了他的手腕，说：“现在他是我的，我可不能让我的货有任何瑕疵。”

是那醉人的成年男子的声音，却带着一分寒意。我抬眸看去，还有些模糊的视线里，竟然看到了一点红痣。

“哗！”突然，一盆冰凉刺骨的冷水淋头，我瞬间清醒了，入眼的是一间极小的昏暗的房间，空空荡荡，一无所有。扫目看去，只有一双双脚，除了男人的黑靴，还有一双女人的绣花棉鞋。

“清醒了吧！”忽然，有人将我地上重重提起，我怔怔地看着他愤怒的脸。他是小王爷北宫蒲玉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袍，形如夜间无情的鬼差。

“说！我父亲在哪儿？快说！”他揪着我的衣领重重摇晃。

我明白了，他绑我是为了调查北宫骏琦的事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告诉他真相，他这种火爆的脾性非杀上朝堂不可。

“在，在崧蓝山庄……”

“说谎！”他停止了摇晃，我好不容易清晰的视线又因为他剧烈的摇晃而晃动，“崧蓝山庄里根本没有我的父亲，你说谎！”

“我，我没有。”我努力稳定我的视线，迎上他焦急而充满怒火的目光，“我真没有！小王爷，你要冷静，王爷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只想你好好的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这个叛徒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！”他愤然扬手要打我，立时，那穿着一身蝴蝶的人再次扣住他的手腕，我立刻抬眸看去，终于看清了他的样貌。

充满善意的脸庞，当年的善财童子今日长成了纯善的仙君，总是带着笑容的眼睛，眼角上勾斜飞入鬓，使他的眼睛在微笑时形如妩媚的妖狐。眉心那点红痣，如童子的朱砂。长发用一根发簪随意挽在身后，带着凌乱感的长发垂挂在他胸前，带出了几分属于男人的别样的风骚。

但，这一切都是他的假象，他的伪装。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口贩子，他不会对任何人施与爱心。

满是蝴蝶的花花棉袍，即使是在严冬，依然开着大大的领口，只是在领口处缝制上了长长的，纯白的兔毛，直垂脚踝，只用一根花色的腰带随意地系起，松松散散的衣领露出他胸口三角肌肤，带着肌肉的纹理，显示着这个男人的精壮。他依然是光脚踩着板儿拖，仿佛在他的身上，没有四季，只有他的随性和放荡。

他一手拿着烟杆，一手扣着北宫蒲玉的手腕，然后懒洋洋地扫向我的脸，对着我妩媚一笑，“蒲玉，我说过，别伤了她。”

“你！”北宫蒲玉抬脸怒看他，他却悠闲地抽了口烟，然后俯身轻轻喷吐在他的脸上。

“咳咳咳咳！”北宫蒲玉放开我忙着挥开烟雾。

他笑咪咪地直起身，放开了他的手说：“我看她是真不知道。若是知道他也不会活着。他是一个应该死去，但那个人又舍不得杀的人，所以才把他冷藏在了渺无人烟的皇陵”带着醉酒的男声，高一分则如撒娇的女人，低一分又会失去那分魅力。这个浑身都透着媚的男人，无一处不勾引着你心底那隐藏最深的欲望。

他俯身朝我而来，我从心底感到了害怕，本能地后缩，他却轻而易举地扣住我

的下巴，用他那细细长长的手指抚上我的面颊说：“想必那个人在稳定势力后，还想把你带回宫吧。”

他尖尖的足以轻而易举刺入人心脏的指甲，在我的脸上来回撩拨，啧啧赞叹道：“多好的皮肤。”

“你！”北宫蒲玉愤然起身，瞪着冉羽熙，却仿佛又无可奈何，他再次瞪向我，“你这个叛徒，我要让你在这里生不如死！哼！”

冉羽熙笑着直起身，眸光带出了精明，“蒲玉，根据事先的承诺，这小喜可就是我的了。你若想再要回，就不可能了。”

“我要一个叛徒做什么？”北宫蒲玉奇怪地冷笑，转瞬不屑地扫了我一眼。

“是吗？那你可别到时候沉迷于他哦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他愤然拂袖转身。

冉羽熙笑着看他冷冷的后脑勺，从鼻子里轻笑一声，看向身边说：“送小王爷走。”

“是！”

我惊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做了交易，他捉了我，他作为酬劳将我又扔给了他。不！我不能留在这里，和那个恶魔在一起。我急唤道：“小！”王爷甚至还没出口，就有人捂住了我的嘴，那细细长长的手指，还有那带着媚的香，是他，冉羽熙！

“嘘，你一叫，他会心软，我可不想我好不容易到手的猎物，又被别人带走。”冉羽熙在我耳边带着蛊惑地轻语，将湿热的气息喷吐在我的耳垂之上。

我又气又急，北宫蒲玉竟然头也不回地走了！

许久不见的容姐懒洋洋地扭了上来，一个大汉轻轻地钳制我的身体，尽管他用的应该是他最轻的力量，但对我来说，依旧是如同牢固的铁钳，让我丝毫不能动弹。

容姐立刻拉开我的衣衫，笑容在回神后彻底消失，她满脸认真地看向冉羽熙那个淫荡的男人，说：“主子，她不是太監。她……是个女孩！”

“什么！咳咳咳咳！”声声咳嗽从他口中而出，他被自己的烟呛了半天。他一把揪起了我的衣领，将我从冰凉的地上掀起，大声质问：“你怎么能是个女的？怎么能？”

“主子……”容姐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即使是个女孩，也是个上品，可以……”

“不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了！”他一口一口急速地吐着烟，“如果她是太監，那么那个人只是不舍得杀。但现在，她是个女人，就不是不舍得这么简单了。他们把她藏在皇陵，不是冷藏，而是保护！”

“保护？”容姐的神色瞬间变得苍白，“那么说，一旦他们发现她不见了，就会……”

“全城搜查。”冉羽熙从一堆烟雾沉沉中吐出这四个字，“呼……必须尽快处理。”

“处理？主子你难道想……太可惜了。”容姐看着我恋恋不舍，我冷冷地瞪着她，即使死，也比在这里被人糟蹋好！

“嗒嗒。”冉羽熙在地上敲了敲烟袋，“我再羽熙从不做亏本生意。”他扫视我的全身，忽然用他手中的烟杆在我裸露的腿上轻轻扫过，“今晚艳楼是开异国花会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把她送去。”

“啊？主子，你不怕有人认出她？”

“哼。”他邪邪一笑，显然已经从方才的惊慌恢复了镇定，“喜公公荣宠于后宫，外面没有几个大臣认识她，更别说现在她还是个女的。今晚还有不少异国他乡的商旅，他们对天朝少女会更感兴趣些，最好卖给他们。嗯，今晚就处理掉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掸了掸衣衫，迎上我愤恨的目光，妩媚一笑。

冉羽熙！我早晚做了你！

他优哉游哉地转身而去，向容姐挥了挥烟杆，说：“记住给她吃麻舌药，别在第一天就哭哭闹闹扫客人的兴……”恶魔的声音渐渐消失，我陷入了彻底的无望中。

容姐唤来一个大汉，将我扛起，然后就扔入了另一个房间，那里只有丫鬟，她们将我全身上下都洗干净，我无力地瘫软在那里……

嘴里又被塞入了一颗药，紧接着，一些粉末洒入我的唇中，瞬间，舌头麻木，宛如消失，就连“你！”这个简单的发音，都无法发出，剩下的，只有喉咙的呜咽。

一件简易的桃红色的睡袍将我包裹。外面裹上一层薄被，就又被大汉扛在了肩上。

他们跟着容姐，我看着地面，雪夜冰凉，身体却开始燥热，一层水雾渐渐蒙上了眼睛，让我无法再看清任何景象。但是，身体的感觉却又是那么明显，任何细微的碰触，都能触及我心底深处的那根神经。

我绝望了。这具身体还是我的吗？请让我彻底昏死过去吧！

大脑渐渐地变得空白，寒珏和刘曦都不会知道我现在被人绑走，没有人会来救我。

被人带入了—座楼阁，黑压压的楼里，只有一处被明亮的灯光照亮着。那里有一块艳丽的地毯，地毯上躺着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少女。

少女被带走了，我被扔上了地毯，裹在身上的被单被抽走。一直保养着的长发铺盖在身上桃红色的睡袍上。

我静静地躺在地毯上，仰望上方漆黑的屋顶，那里有一个黑洞，不停地旋转，旋转……我想伸出双手，让黑洞将我吸入，可是，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

身体再次被裹入被单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是谁买了我，他是老是少，是美是丑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想知道他用了多少钱？那么，如果我可以说话，就将这些钱给他，赎回自己的清白之身。

可是，冉羽熙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。

他们将我抱入一个别院，进入一间二层小楼，上了楼梯，楼梯口竟然还有两个侍卫。看那人穿着打扮，都不像天朝人。

“爷，人给您送来了。”他们停在了一间房门前。

“嗯。”里面只是沉沉地应了一声，他们推门而入，将我送了进去，水雾的视线里，只看见一席银白的衣摆。

天旋地转之间，我便从那张地毯又躺在了一张柔软的床上。锦绣的帐幔，散发着迷人的暗香，这些可以调情的香味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毫无作用，因为我身如火烧，只想将自己扔入冰山之内。

“爷，您是新客，所以有几句话要交代—下。”说话的人语气里带出一丝畏惧。

“嗯，说吧。”异乎寻常的平静的声音，朗朗如古琴的中音区。视线的余光里，他就站在床边，看似银白的袍衫，却带着暗暗的红。

“艳楼的货物为求上乘特别，故而来历特殊。所以请爷莫管闲事，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要管，也请把货带出朝曦夜雨再管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还有就是当家的特别的交代，这只猫性野，怕伤了爷，所以请爷每日给她服用此药。”

他从他的手中取过药瓶，侧下脸看了看，长发垂落，却是带着微微的卷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小的就不打扰爷。若是爷对这猫儿满意，想带出天朝，请与当家的商议。”

“好。”

那些助纣为虐的人终于离开了房间，他再次拿起药瓶，却是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冷哼，便随手放在了屋中圆桌之上。

“哎……”他竟然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，“你还如此娇嫩，却落入这种地方。”

“呸！”我在心底啐他，伪君子，来青楼还怜什么花，惜什么玉！我瞪向他，却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大脑一片轰鸣！

“轰！”我崩溃了。我的第一个男人，居然是个满脸虬髯的异国人！先前看到他微微带卷的长发，就知道不是天朝人，现在，当看到他的满脸虬髯时，我已经彻底有了死的心！

平静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他皱了皱眉，摇了摇头，忽然一扬手，瞬间，屋内烛火熄灭！他，居然还是个武林高手！

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一个异国人，一个武林高手，我离自由，越来越远了。

他在黑暗中起身，用一根发簪挽起了自己那如同海浪的长卷发，然后慢慢地脱去了那件银白的袍衫。当他赤裸的后背浮现在眼前时，双目痛苦地闭起，此刻，我却哭了。

泪水无法控制地滑落，在我热烫的脸上，留下一道冰凉的痕迹。

他打开了我的睡袍，静静地躺在了我的身边，他在做什么？还是那只清清凉凉的手抚上了我的面颊，此刻，却是抹去了我眼角的泪水，问：“你不能说话？”依然是平静而平淡的声音。

我想说话，但是，开不了口，睁开双眼，只能从喉咙里，发出一个可以发出的声音：“嗯。”

“是嘛。那只有对不起了。”他缓缓撑到了我的上方，我惊讶地看着他，我还以为他忽然有了善心，想用他的盖世武功帮我解毒，或是将我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可是，他却对我说了句“对不起！”

忽然，他打开了我的牙关，又将一颗药塞入我的嘴里。怎么还要给我喂药？难道是解药？我的脑中竟然闪过了一丝希望，让我不禁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模样，或许他会有一双善良的眼睛？

可是，房间是如此的黑暗，当帐幔被放下后，床内更是伸手不见五指，除了他静静的呼吸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

轻轻地，他吻去了我眼角的泪水，轻轻的动作，缓缓的亲吻。我竟然奇怪地感觉到他对我的尊重，甚至是有意地取悦我。但这丝想法很快就被欲望淹没，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在他身下扭动求欢。

“姑娘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身体在躁动，泪水在流淌，冉羽熙，你真的让我感受到了被痛苦和快感双重折磨的感觉了。

“我不能失控，不然会弄伤你。”他忽然对我焦急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瞬间，我的泪水静滞在了眼角，他轻轻叹息一声，吻上了我的唇，然后慢慢地往下；他的吻不急不躁，有条不紊，甚至有些按部就班。

这不像是个经常流连烟花之地的男人，更不像是熟谙风流之道的人。不然就像冉羽熙那个恶魔，只要轻轻在我敏感之处吹一口热气，或是说一句淫荡的话，就能让人脸红心跳。

而他，却好似还在摸索，小心地爱抚我的身体。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意识终于在这样的折磨中崩溃，混乱，想抗拒他，却又渴望他，羞耻让我的泪水再次涌出。

“好好睡吧，你会很累。”混沌中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他抚上我泪湿的眼睛，轻轻地，在我的额头落下一个又恢复清凉的吻。

是的……我很累……真的……很累……

眼皮在他那好听的中音中缓缓闭起，陷入了另一片无尽的黑暗……

我全身赤裸地蜷缩在黑暗之中，像一个没用的女人一样哭泣，我好恨，恨命运，可是我连命运在何处都不知道！

有人朝我轻轻走来，我戒备地朝他看去，我看到了殇尘的身影，我欣喜地向他伸出手，可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，却是冉羽熙那张邪恶的脸。

“痛并快乐的感觉怎样？”他得意地问。

我登时朝他扑去，想掐死他。可是，他却带着邪笑陡然消失，我扑了个空，朝地上倒去……

我陡然惊醒，眼前是已经发白的亮光。

“呼……呼……”身边平静的呼吸立刻让我想起了昨晚的一切。立时，我翻身就朝他脖子掐去。

双手甚至没有碰到他的脖子，眼前突然寒光闪过，一把匕首竟然直接抵上我的脖颈。

他……竟然与我一样，睡着后如此惊醒！

与他对视之间，我看到一双微微带着褐色的眼睛，没有初醒的迷蒙，而是清明。卷而密的睫毛在看清我的那一刻，眨了眨，眸中映出了我因为恨而苍白的脸。

“姑娘？你要做什么？”他慢慢收回匕首，任由我掐着他。

是啊，我要做什么？作为一个嫖客，他对我已经是百般温柔，即使他来朝曦夜雨，也不代表他就是个混蛋。可是……我还是被……

眼中映入了他手中的匕首，我如见生的机会般去抢夺。

匕首立刻在他手中翻转，他将尖锐的刀锋对着自己，伸手扣住我的手腕。我已经握住了他的刀把，他轻而易举地就捉住了我一只手，我就从刀把滑落，直接抓取刀刃。

我疯狂的举动让他始料未及，鲜血瞬间从我手心而出，滴落在他洁白的手臂之上。他立刻放开匕首，双手放开对我的钳制，我抱住匕首拉走被单蜷缩到了床脚。

我要这把匕首，我需要它，不管我是不是打得过面前这个男人，还是冉羽熙，我都要这把刀！

“姑娘，不要轻生。”他焦急地起身。

我不看他，更不想看他，他会让我想死，会让我彻底崩溃。我只是紧紧抱住我的匕首，缩在角落。

他向我伸出了手，我立刻将匕首对着他，我想喊不要过来，可出口的时候，依然是一个个单音：“啊！啊——”

麻木的舌头让我无法说出半个字，我恨恨地咬破红唇。

立刻，他不再向我靠近，只是看着我受伤的手，说：“姑娘，把匕首给我，让我给你包扎。”他柔柔地哄劝我，我摇头，挥舞匕首，让他滚下床！

他皱了皱眉，掀开帐幔起身下床，被单瞬间从他身上而落，垂落的帐幔里隐隐露出他精壮修长的身体。

当他将帐幔勾起重新站在我面前时，身上已经穿上了一件银丝内单衣。

他在我床尾缓缓坐下，我继续用匕首对着他。

他想了想，抬手摸向自己的虬髯，然后从耳根处，竟然一点一点扯下了虬髯。瞬间，一张年轻的，几乎是雌雄莫辨的脸，撑满我整个眼帘。无与伦比的俊美甚至让我一时眼晕，都无法看清他的样貌。

“这样你是不是感觉好点？”他露出一个极淡极淡的笑容，可是，却是那样亲和。

他身体微微向前，伸向他原先睡觉的枕下，我立刻陷入戒备。美男又如何？冉羽熙也是个美男，但他却有着那么恶毒无情的心肠！

他从枕头下，竟然取出了匕首的刀鞘，轻轻推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再次退回原位，平静地看着我，“把这个套上，那匕首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会伤着你的。”

“笃笃笃！”三声敲门声瞬间让我再次紧绷起来。此刻的我只要有少许动静，就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。

“爷，给您送饭菜来了。”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再次看了我一眼，起身，抬手取下

头顶的发簪，瞬间，那如同海浪的长发便垂落在他的身后，竟然带着隐隐的褐色。他再次戴上大胡子，然后放下了我的帐幔。

在他放落帐幔的那一瞬间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用帐幔将床内的情景，完全遮起。

直到听到他的脚步声，我才立刻去取那个短短的刀鞘，匕首不经意间划过被单，立时，被单开口，露出了里面轻盈的丝绵。

原来，他说到是真的，这把匕首，是件宝物！

手心的刺痛在怔愣后，立时一阵阵袭来，我刚才真的疯了，竟然空手夺白刃。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血口，鲜血从里面不断涌出，伤口皮肉翻卷，显然伤得不浅。

“爷，这份是您的，这份是姑娘的，里面是下了药的。热水就在屏风后，爷可以沐浴。”

“好。”

在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后，房内再次变得平静。

忽然，他又掀起了帐幔，我立刻用匕首对着他。

他却是放下了一瓶伤药，“快包扎吧，玄天很锋利，你的伤口一定很深。”说完，他又放下了帐幔让我可以跟他隔离。

我看向手中的匕首，宝物都会有自己的名字，再看身边的刀鞘，外面套有白玉，白玉里，镶嵌着七颗七彩宝石。

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睡觉的枕下怎会放有如此昂贵的匕首？

我将玄天插入刀鞘，立刻取过伤药，是一盒白色的粉末，一咬牙，全洒在了手心上。原本以为会痛入心骨，却是清凉如雪。瞬间，伤口不再流血，被一片白色药粉覆盖的伤口，带着雪的清凉。

扯了被划破的被单一条布，包住了伤口，我不能死，因为我还要杀冉羽熙！不！杀了他太便宜，我一定要让他在京城无法立足，甚至在天朝都身败名裂！

帐幔掀起，他又进来了，我瞪向他，他这次又是将一个托盘推到我的面前，满脸的虬髯遮住了他俊美非凡的容颜。

托盘上是清淡的早餐，我瞪着他，直直地瞪着他，别以为我没听见，我的饭里被下了药，我不会吃的！

“这是我的那份，没有下药，你该饿了。”说完，他温和地看了我一眼，便将帐幔勾起，转身而去。

我抱着匕首，直到他消失在我的眼前，耳边传来轻轻的水声，我才将托盘拉到面前。

我拉过床尾自己的睡袍，急急地穿上，下床的时候趑趄了一下，腿还有些发软，全身依然酸楚乏力。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不去回想昨晚的种种，因为如何离开魔窟才更重要。房间很简单，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到全部，右侧是一扇窗，左侧是一个雕花屏风。

此刻，屏风上挂着他的衣衫，水声就是从那里而来。而门，就在左前方。视线立刻集中在那扇门上，我可以走路了，我可以动了，那么，我现在不就是自由的？

脚步朝那扇门而去，但是随即停下了。现在我出去了又能怎样？如果朝曦夜雨里的人能逃走，她们早就逃完了。而我又能直接找到冉羽熙灭了他吗？我甚至连杀人的技巧都没有，仅靠这么一把匕首，最后说不定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大的屈辱！

我退回了原位，看到了床上的饭菜。立刻，我将床上的早餐放到了桌上，一手紧紧握着匕首，一手如狼似虎地将早餐送入口中。

他再次坐到我的床位，透着清爽的味道。我一手抓着匕首，一手抓着馒头，慢慢地啃咬着。我不敢看他，他却一直平静地看着我。

他坐在那里一直看着我，直到我在他平静的注视下，也慢慢地恢复了平静。我是不是能通过他，离开这里？

“平静了吗？”他轻轻地问。

我从垂落在脸前的长发间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低眸看到了手里吃剩下的馒头，我把早饭……都吃了。我将馒头慢慢地，推到他的面前。

我再次缩回自己的角落，抱紧匕首。

他取走了馒头，看了看，开始慢慢地吃了起来。

他真的吃了！他难道不介意被我啃成那个样子吗？甚至不介意……我只是一个……陪客的青楼女……

“既然你不能说话，就听我说吧。”他吃完淡淡地说，语速不疾不徐，声音朗朗如琴。

我抱着匕首缩在墙角，他要对我说什么？

“对不起。”还是那三个字，让我微微侧眸，看向他的脸，卷曲的大胡子上，是一双分外平静的眼睛，漂亮的双眼皮让他的眼睛更大一分，眼角线条微深，将他这双大眼睛微微拉长。

“我与你算是同病相怜，昨日我给你吃的那颗药，其实是我的解药。”他微微拧眉，平静的神情宛如他时常遇到被人下毒，也带出了他对我的歉意，“我从未碰过女人，所以我不想找青楼女子，但是如果药力发作，我便无法控制兽欲，便会祸及无辜女子。所以，我选择了你，一个青楼中的处子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”

“你中了淫毒?!”脱口时，竟然说出了话语，虽然舌头依然有些不利索，但已经能说清楚，我惊讶地捂住了唇，药力开始散了。

“你终于能说话了，很好。”他虬髯轻动，似是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，“我知道，即使我这么说，你也不会原谅我，也无法弥补昨晚我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任何愿望，我都会帮你达成!”

“甚至杀人放火?”我恶狠狠地看向他。

他大大的眼睛微微半弯，带出了悠悠的笑意，“没错，甚至杀人放火。”

我惊了!我的惊讶不是因为他答应我杀人放火这种非常理之事，而在他语气的平静。他的平静宛如他一直就执掌着生杀大权，随意就可以取走人命。

“我要你买下我!”我试探他。

“好。”他竟然不假思索地答应。

我惊讶地补充道：“但我不会跟着你，我不会做你的宠物。”

“我从没想过这些。”他依然说得平静。

“你这算是报恩?”“不。”

我微微一惊，他却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是报恩，就是对姑娘的不尊重。”

“尊重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，神情依然泰然自若，“姑娘并非自愿进入朝曦夜雨，也并非自愿为我解毒。若是在我国，我的命已经是姑娘的了。即使姑娘要取，我也可以给你。”

我惊然，抬脸迎上他的目光，“你到底是哪国的?”

他揭下了胡子，露出那张雌雄莫辨的脸庞，微微一笑，那微翘而性感的上唇缓缓开启，“女儿国。”

女儿……国!

他随手放下了大胡子，正视我的眼睛，那平静的目光，给了我全部的尊重，“女儿国无论男女，在婚前都要守身如玉，姑娘是我第一个女人，我的心中便已将姑娘当作妻子。原本我只决定为姑娘赎身，但并未想过要带姑娘回女儿国，也算是不在女儿国，彼此不相识，不了了之。”

原来他是这么想的，没想到他会对我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坦诚相对。

他皱起了眉，眉间带出一丝化不开的深沉和忧虑，“但是如今，似乎姑娘来历不俗，恐姑娘离开我后又有所不测，所以我改变了想法，若姑娘愿意，可随我回女儿国，我便会与姑娘正式成亲，从此以姑娘为尊。”

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他说要带我回女儿国也就罢了。居然还要跟我成亲!眼前这个我应该恨的男人，此刻，我却已经完全恨不起来。

因为在女儿国，就像他说的，男子在婚前都要守身如玉，如果将自己的身体给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势必就是他的妻子。即使那女人不爱他，也不要紧，他可以做一个侍郎，长守在那个女人的身边。他雌雄莫辨的脸是如此俊美，他说他要娶我，不，在女儿国应该是嫁。而他身上穿着绫罗，枕下放着稀世匕首。那远比我见过的任何男人都要俊美的脸，泰然自若，遇事不惊的气度，还有一身奇特的武功，动不动就被人下毒。他在女儿国绝对不是普通人，他会甘愿嫁给我！

我混乱了，整件事怎么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。我捂住了自己的脑袋，真的好乱。我到底是该恨他，还是感谢他从此将我带离魔窟？是该跟他走，还是回去找寒珏？

好乱，真的好乱！

